

東嘉文徵小序

周天錫曰以鄉人輯先哲文該而當者難也陵谷後
四年錫乃為此要以尋幽防逸為事迂焉弗應即止
於耳目所及直寄焉耳雖寄而手與眼不能借而古
今人之書遂為吾一人之書乎哉其為一人之書也
必其奢取之不禁奢舍之不禁茲未能然蓋樊沔六
合魚鳥罔遁繫矢扣舟僅獲魴鳧勢使然也雖然未
嘗求多也而取之各適故山不在嵩華海不在星瀛
天地無盡文帝亦無盡吾進其功於道者進其功於
千世者與一世者時齊吾意而不懼其遺時蓋吾意

而勿參以欺矇矇日迷鱗鼠腹果分量實然又何猜
焉夫著書立說存乎其人維衆與梓必恭敬止非僅
文也惟不以文言文而後錫也為此可以無罪於前
無罪於後後之讀者亦有以示我矣抑有所謂寄焉
者乎

徵文引

東甌號小鄒魯往哲垂芳文獻用徵夏殷先師興教
斯道冀存之千載尚論可缺於一鄉苟有或殘將誰
歸咎况烽連天之日正文光墜地之時或漂河流或
罹烟燭或裂作少婦織鍼之帖或聚為老人介冑之
需辱亦極矣痛寶深焉夫珠生羸蚌光猶吐於重淵
文燦奎婁寶豈埋於累葉幸人情之不遠欣嫡系以
長存全編隻字幾於道焉則同東壁名山彙而傳之
斯美棗梨有待庶幾後聖之徵彙梓無忘敢附昔賢
之識先疏短引望亮鄙心幸致郵筒不辭購索

09204

東嘉文徵目錄

賦 制 諭 策 書 疏 文 考 誠 史 斷

辭 詔 表 記 序 說 範

冊 箋 劄 子 碑 文 議 釋 評

啟 咨 奏 疏 上 梁 文 論 評 經 解

淡州不國公館

慎江文徵六十一卷已巳春命鈔胥錄畢內梅谿
止齋水心羅峯四家文以有全集未遑悉鈔止存
其目他日可案目補入也孫詒讓記

原本有孫仲容三字白文方印

慎江文徵

卷之一

賦

會稽風俗賦

民事堂賦

蓬萊閣賦

雙瀑賦

雁蕩山賦

宋王十朋

宋王十朋

宋王十朋

宋王十朋

宋薛季宣

雁蕩山賦

薛士龍

溟渤轉乎東南雁蕩嵬其高峙抱層巒之四合聳群
峰之崛起仙凡道絕類隔一塵摩空下望儼若屯雲
聊登高以寄傲循石磴之縈紆移顧步於觀瞻瞥風
氣之懸殊幽谷之中別有天地玉筍排空而刻翠瓊
館憑虛而綺麗微埃不入其方寸尺土不留其度內
峯夏雲之競秀均倚劍於空峒崢嶸萬仞之嵯峨羅巧
妙之巖從粵若邃初天愛其道靈雲祕秀孰知其賢
傳西域之仙書庠棲神於羅漢時人寰之緬邈極希
夷之汗漫偏為幽獨蓋始得於唐僧之詠看之不足

雁蕩

賦

此樵翁之浩歎者也我國家太平興國之二禩天下
車書始同有禪師曰全了菴處初結於芙蓉行亮文
吉踵於前甄昂作尉從而後靈巖碧霄巔碧而並露
南閣白巘潺顏之盡剖起初凡七十有三年而後隴
斷之不遺蓋成終於皇祐之己丑稱始開放祥符之
伐木者故適當其會謂遷就於貫休之詩者見不臻
乎首是知水鑿之為曉論其又何知造化成功之不
不有乃其東望秀嶺道屬天台山川襟帶於四明風
雲呼吸於會稽無非仁人三乘之窟宅誰能見其一
日而數相往來其西則蓋竹雲門白巘白鶴魔軍退

舍而真宅斯見至人入竹而誠明可作洞天高遠以
誰訊福地潛通而叵度陰有楠溪其陽際海幹地軸
之盤踞望天闕之斯在岷有千里之石壑有萬年之
松金雀公而不大金狷線而多葺樂官群處而和聲
山羊歷險而純素若夫王孫麋鹿鷹鷄鳥鵲衆獸帝
禽之類它山既多有之茲故不詳其名數山之狀也
崇倚青天峻連碧霄凌霞傑出於踈雲壘嶂牽聯於
紫極工如大巧特若小高三巨相形而峯巒獨秀孤
立而我嘗瑞星明而治世皆見霹靂轟而曠者不聞
常雲舒而莫卷白雨霽而猶零牛女從橋而星河夜

道

度雷張望氣而龍泉可得璧月懸空而夜夜長滿朝
陽薄暮而光明烜赫貫香珠之落落起祥雲之圜圜
玉峰高並於兩巒利孔開通於雙穴積翠合於拾羽
之眾紫微居而眾星拱列觀架海之騰波浩浩望平
霞之火炎烈烈苞有菡萏菌有靈芝立筍圓而削玉
丹桂茂而巒枝蓮花芬坼而木末可采圓難糾結者
鱗比相差其於人也總者如角直者如指圓者如臍
礪者如齒佛掌高而頂可摩神迹巨而武可履詣方
丈而問維摩之居士行妙高而見香巖之童子龕巧
合於佛影得又同於僧寶五通變化之有靈三清道

遙而適道天王朝祭而明堂斯在西真翔集而瓊臺
莫訪對人道術之相忘招賢仁義之為尚尋朝賢之
舊隱得侍御之菴居觀音行而隨形示現羅漢游而
飛錫騰空三傑隱風雲之會七賢從竹林之下五老
來兮書籍較于聖會兮德星聚朝天義重於尊君抱
兜愛均於慈母爾乃展旗障日立戟排雲闕弓飲羽
長劍倚天朕塚遠而破的馬鞍跨而絕塵文筆擅場
於文會戴仁踐履於安仁寶印得之而如斗金鼎負
之而調羹鼓索齋而布化鳴鐘子而振聲碑摩崖而
沒字鏡無心而鑑形乃有琢雙玉獻連珠咀文英讀

靈書對碁枰舉覆盃振藥杵火茶爐盃簪加導于仙
冠折角高賢于巾子藏珠媚而淵水不涸鑪藥就而
羽人不見行道周遭於石佛棲真高蹈於迎雲空洞
虛而無物雲霧合而神僊登有石城度有石梁入有
天門窺有天牕有堂有室有軒有倉旌有石表蓋有
版藏門樓高屹以超雲堯闕對峙以迎陽澡身莫便
於浴室脩道何樂於禪牀考室而柱金龜立蔽風而
翠屏是陳版障駢而可隱行廊修而可循像有獅子
鹿影靈龜鯽魚三燕頰頰而穿幕戲龍驤攫而含珠
飛群鳳之徘徊戲雙獅之嬰鑠猴不可以加冠魚有

有時而登陸鞿羊挂角以棲止回鸞騫翥以翱翔犬
以警而司門猫以游而在堂龍倦游而或臥虎已蹲
而更伏禦火共施於鴟尾始水孰燃於犀角天柱之
峰上凌空碧其旁無附其趾無躡削貞珉而介出崇
高切於青雲圓度于規直中於緡望之者曰極簡之
者神驚疑共工氏之不作不周末觸而今存此峰巒
之峇立者餘蓋不得而縷陳彼有同名而不相似者
於彼吾又何言其水則二龍之湫東瀑西瀑合掌摩
訶劍鋒乳酪水簾眩目以舒耀新月弓彎而出谷清
涼之滴瀝無已始膽之澄泓 矚彼潭之泳者湖鰻

或澗而流之斤竹決而下也銀河瀉而垂練委而去也錦文鮮而清綠觸潑虬而聲韻鸞和漱堆埼而皴如皴玉委蛇而動行乎巖石之間者何容窮畫又豈祇清溪之幾曲也泉流之冠大者龍湫嵯犇如仆氣凜如秋界青山而澎湃吸蕩水之宗流上擬青空下臨無地霏微雨霧之飄晃朗白蝨之下墜乍垂雲而零露恍山崩而川至雖流淮破荆山之堰曾不足以言其形侶衆水之淵發源雁蕩厲魏巒之峻極浸山椒之脩廣箴竹叢生以蒙翳娑羅挺幹以駢擁征鴻攸聚牡蠣生之浮鐵船之蕩漾沉古鐘之逸響派亭

泄之崩陂羗不以五水九旱而為之消長傳或謂滄海此遺波焉今固莫詳於既往矣乃若浮圖天成古塔神造香爐既設寶幢載好標嚴飛大乘之曲寶陀襲白衣之號高僧梵唄之相和仁祠金碧之相耀惟茲華頂花壇是陟居者有積行者有食無去仙者之田每駐遊人之履然雖曠世而彌年未覩周游而涉歷者也爾乃樂成首路東鷺幽尋絕白沙之古塞陟峭嶺之芳林秣馬於芙蓉之驛驅車於長徽之原招提寶塔屏障橫焉千巖萬壑是途伊始扶筇竹以自杖屐登山而後齒於是奇卓榮旌岫嶂嶺傍顧而

而油然意亦登寶笈之
蘭若跨飛

塵襟都息尚羊腸迴於六八俯在下之藥山羗有鳥
瀑之脩梁引仙簪而裁首哀燻爐之鼻香前眺諸峰
萃焉亭直揖雙人而問道屈凌雲而一息九龍垂頭
而來下梅霖飄灑而霏零洗余心之宿絮拂襟袖之
泠泠望銜珠而返顧跨伏虎於石門里連霄之十五
窺蕩水之靈源凝神寓目千里為近群玉浮天全才
一瞬度東岡之桐嶺禮化士於雙巒指游戲龍於戲
鳳鏡三京而瞻寒大屏之下寺曰能仁四溪交流並
湊天門舞群鳳之垂天儼華陽之挺立吞眾壑於朝
宗拱萬山之環揖是雖奇峭無多焉故已冠群巒之

業爰也羊腸迴於六八俯在下之藥山羗有鳥而有
花悟達士之微言回巖之障隱若金城漢唐道隔言
詛天升惟隱顯之有時殆匪絲於人力何先古之神
闕須後來之剡別載旋余步溪澗攸行天柱華嚴接
阜連岡躡層巖之鹿苑窮逶迤之淵泉屏翠彩之蒼
蔥聽天樂之喧闐仰大龍之懸水飛小雨之濛濛樂
尊者之優游得從容於下風指普明而迴御探龍窟
於飛泉勒鞍馬而東之望奇峯之隱天觀音大士如
住虛空漠漠行雲如尋舊蹤安禪之谷萬嶽宗焉大
筆書空一柱擎天重樓峻傑以之費雙闕當塗以相

在

亭

向天聰玲瓏其四達自在慈悲而有像龍蜿蜒而歸
洞離小湫而曳尾擁在定之熏聞鼻凹窪而出涕奮
天然之鱗鬣回玄造之頭顱諒茲山之多怪猶斯巖
之匪如摩虎口以東游瞻石城而近止訪淨名於丈
室挹乳泉而一洗乃觀初月乃下虛簾鮫人織素近
危簷閣靈峰之景物奇特亞於靈巖摩黑閣而通天
龍神游而處潭五雲閣道應真矯矯谷有靈珠剡生
芝草入會聖之空洞仰虛空之豁舒信真如之可學
烹乳茗而生葩金掌高呈亭空際訪三賢而景仰遂
回車於真濟過胡公之棲宅遵靈運之迷途造石室

於東梁高禮佛之勤渠亭白若而下道窮二閣於蕩
陰忘散漫之罔密孫蕪隱於追尋北有白巖石溪九
折仙橋跨焉巉巖影絕斯蓋水之奇也履芝田而種
玉煉爐火以飛霞企時人之不及厭時俗之囂譁過
湖坑於南閣峨土藏之孤高壯瀑水之滂流訪隱仙
而遊至窮途而輒哭等游夢於華胥問山僧以前
路固有非吾人洞神仙山靈是宅龍湫宴坐者若諾
羅之住世虎蹲守護者蔓定僧之衣衲也至人遊造
踐迹無同運無方之玄化不二之宗風說法詎離於
在定經行何間於神通聞縮地於偷桃之各神飛於

人
之所知者殆不可以
窮竟又安得而論
諸至若大

口

窺鏡之童龍丹成於老父九二藏于九豐了世緣於
國秉夢顏像之形容神屠履崖以如地聞思光燭以
如虹盜道而江波激怒觸鼻而涓泉不通者非人耳
目之見又烏得以議其污隆也惟茲山之神秀嗟近
在於人間曾跬步之不到乃窮人而上天化石橋于
北閣企劬竹之飛泉抑子晉未成于羽化而謝客不
得善於游山也今夫天下之山江東居最永嘉富甲
於江外而雁蕩為大焉可以超群而拔萃矣它山之
秀么魔稱妍陽臺十二秋浦九蓮詩文振古名字喧
天僅得此山之一丘一壑猶拳石之細夫何足言所

謂夷泰山而吞雲夢者惟雁蕩之山為然

溫州

慎江文徵

卷之二

賦

戒食河豚賦

風潮賦

大成樂賦

閔志賦

麒麟賦

梅花賦

聚奎堂

溫州府

海

公

宋陳傅良

元章嘉

元高明

明黃淮

明周旋

明周旋

明周旋

古木寒鴉暝

明周旋

讀鴿暝暝

明侯一元

嶺山四壽暝

明侯一元

江心暝

明王光蘊

醉暝

明邵建章

悼破鏡暝

明邵建章

風潮賦

章 誥

咄哉咄哉自斷鼇以來不知幾千萬年桑田幾變滄
 海滄海幾變桑田以蟋蟀而啼青松難計春秋之八
 千胡然斯舉不我後先匪躬罹而目擊深神惕而心
 忤惟秋云孟節丁中元歎飛廉之燥怒發土囊而轟
 掀健六鷁之過宋鼓大鵬之南遷白犬為之出穴爰
 居為之止門疑神女符灌壇之夢塢塚塚而颺烟於
 是兩奉疾雲脚暝陽烏韜光朝曠翳景變黓鎔近吸
 哦崔嶺海若怒天胡猛馮夷奮條忽駛巨濤傾雪摧
 艘覆艇憑瀾澆淑澣灤洞滢牛魚起毛鱗鱗縮頸崩

乎隄閼而砒砒雷响响兮湧潛渠之沸鼎恍若倒三
億三萬三千五百九十一處之泉源一時迸入乎此
境假令千臺駘而莫障百神禹而莫拯欲效愚於捧
土兮難塞孟津之漲欲展計於負薪兮殆類瓠子之
青俄而混汪漭迷田疇圍山岳汨陵丘禾登場而梗
泛茅罌林而椽浮片片翔鴛瓦層層壓蜃樓小屋如
蹶塊大屋如行舟積頓蝮者羽化為蝸像之所指海
童瞶睽而無度馬銜惶昱而示妖黔首掣掣洩洩以
盾設諒亦身穢虛誓之繇招友屈原於楚澤押妃女
於湘流魄喪魂飛莫躋謫僊於采石瞻落神怯蔑並

伊川於涪州第見飄萍之男女屍千萬而為儔白江
之斃不是過肥水之血不能作縱脫身於魚鱉亦鳴
恠于鵝鷗及乎天地融朗陽侯弘納幸蟻命之再生
駕舟艤之一葉搜遺軀于狼籍歷屍堆之稠疊掩鼻
泚頰躩踈懾懾震繾綣兮莫親曩媼媼兮莫接客儀
眩瞢於審觀衣冠髣髴於揣捻故乃妻三曳兩血眸
淚頰厚衣薪而火葬悉幻化於灰劫哭聲震海岫而
磬怨氣靡秋飈之獵獵間有聲赤族之唯類收白骨
之無人烏鳶嘯食而跼跼豺犬躋齒而跋跋穢脂沃
地氛沴干雲天陰雨濕螢攢野燐煮蒿悽愴號叫紛

紘日甚愚氓之駭風傳訛語之囂將出鄉死徙之迭
見必凶歲飢饉之游臻噫歎歎陶唐有懷襄之水使
挾之以風則上窟下巢皆蕩颺人其為鬼矣成風有
動威之風使灌之以水則木拔木偃皆澌澤歲何絲
豐歟厥今風起水湧亘古所無天生蒸民殺之何辜
太空冥冥寧無主宰於其間乎若豈第君子民之父
母盍亦煽陽和於寒沍傳皮毛於瘡痍之後推帛死
濟生之心垂拯溺救飢之手均減賒而蠲租母遠薄
而適厚吾聞夫闕淮泛溢德輿請持節而勞來河額
瀰漫務先陳崇祀以引咎倘躡芳躅兮追華踪疲瘵

殘疾之遺黎將歌黃童而舞白叟蜚政聲於宸闕瀝
簡注於旒黉爾乃五風十雨暘燠順道永海晏而河
清麟鳳郊兮龜龍治

溫

大成樂賦

高明

尼山降神麟紱告祥表盛德於萬世垂休聲於百王
悵丹書之已遠懷素王而不忘宜大成之嘉樂昭德
音之洋洋夫其金罇初宣球磬終鳴合琴匏之雅韻
畜壎篪之和聲後合樂以齊奏先工歌之間升燁始
終之條理非一音之小成象盛德之威備豈一善之
能名至若穆穆廟堂几筵既陳豆籩靜嘉采盛苾芬
燎晰晰以在庭夜迢迢以向晨聆控揭之迭奏喜絲
簧之遞聞是乃秩秩其倫煌煌其音鏗乎若衛之磬
泠然若令壇之琴若曾點之琴必悠然而間歇類闕睢



大成樂賦

之亂淵乎其幽深感餘韻之未終懷洙泗而沉吟嗟
夫雲門不歌咸池已息况女樂之歸已納而雍徹之
僭未革雖雅頌之得所嘆陽襄之屏跡遂乃斥鄭聲
以嚴法托虞韶以垂則歎夫人莫我知匪顏氏其孰
能識故皦如繹如之訓僅語之太師而金石絲竹之
音徒聞於舊宅嗟聖人之道不獲見於制作而聞其
樂者猶足以想像其大成之德彼夷惠與伊尹雖制
作之造極猶一音之特奏固與大成者殊途而異域
也猗歟盛時文教弘施醫爾多士際茲休期瞻孔廟
之翼翼本治化之熙熙聆斯音者必知金聲玉振之

序得於心者必為始終條理之思豈徒習其音節若
矇矓之所為者哉歌曰於穆兮辟雍肅清祀兮吾將
從攬蘋藻兮薦芳撫琴瑟兮鼓鍾樂奏兮備舉工歌
兮容與嚶嚶兮厥聲神繽紛兮來下尼山兮崇崇石
巖巖兮雲溶溶樂之成兮猶有終猗君子兮思無窮

閔志

黃淮

閔予生之多故兮，羗不知其所從肆遊。搜而隱索兮，究微末之始終。繫髫年之向茂兮，即有志於聞道。呻佔畢而事鉛槧兮，夫既從吾之所好。奮侯穎而壁躋雍兮，謂青雲平步而可登。探蟾窟以擢桂兮，翼黃鵠而驂鷗。鵬張璠居於天衢兮，與夔龍而接。彗集鳳池而上玉堂兮，曾袞職之莫補。仰繼明之垂炤兮，荷眷遇於日隆。賚予紛其駢蕃兮，實千戴之一逢。誓輸忱而瀝膽兮，覲圖報於涓滴。嗟夙志之未酬兮，遽速覺而罹辟。懷兢惕而內省兮，豈持操之靡常也。何弗良

閔

志

於行兮致顛躓之我戕也駕指南而之河朔兮邈不
虞其所屈結蘭茝以泛溟渤兮亦罔知其攸濟聞德
音之煥頌兮咸鼓腹而興歌慨涸鮒之枯竭兮猶未
沐乎恩波意休復之有方兮契我龜而焦之招巫咸
使考卜兮或開予而導之謂陽舒陰慘兮皆至仁之
流形彼困心衡慮兮庸玉汝於有成亮食兆之告吉
兮亦昭昭其孔彰也時賢哲之遺訓兮將何脩而允
臧也重曰孰始而張繫帝力兮孰後而遏自貽戚兮
處困而亨致命以為則兮噫嘻小子庶其無斁兮

麟賦有序

周旋

欽惟皇上以至聖大聖闡重熙累洽之治薄海內
外民安物阜熙熙皞皞咸遂其性書曰方懋厥德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中庸曰致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以今日方之隆古蓋異
世而同符也夫體信而達順理之自然麟為靈物
物之所難致也海外遠人人之所難格也今以是
物產於是人之地將以昭皇上之至仁足以致靈
而致格遠也故彼雖蠢然無知亦知曠世罕覩之
瑞應於中國豈遐涖僻壤之所有哉乃不憚千萬

里之遙梯航跋涉俯伏進獻于闕下其重譯之辭
若曰聖人之德洽於遠也厚矣遠人之尊親也深
也海波之不揚也三年矣麒麟之出也適當其時
矣夫以天之瑞應於聖人者苟匿而不貢是違天
而獲罪于聖人下國小臣故不敢以不獻臣聞麟
為四靈之長所長既至餘從而至也可知矣千萬
世太平之嘉應兆於此雖然寶賢不寶物而益謹
其德者皇上兢業圖治之素心也至於形容盛德
宣彰靈貺刻于琬琰奏之金石昭示百代以垂不
朽者天下臣民之志也矧臣忝職翰林以文為業

卜者手謹稽首頓首而獻賦賦曰
翳四靈之孰長兮曰惟爾麟羗和粹之所鍾兮牛尾
麋身何毛毳而與兮間黃白之彬彬肉其角兮不觸
而淳圓其趾兮不蹠而馴體濯濯其鬣兮首翹翹其
伸俛視百獸之蠢蠢兮感氣類之吾均中規矩而行
步兮德抱義而含仁合律呂而和鳴兮有若雅樂之
翕純曾生蟲之不復兮亦居游之不群異斯獸之仁
厚兮象公子之振振豈陷穽之可犯兮嗟網罟之徒
陳故大鈞之鑄物兮獨爾麟為時珍蓋其形曠世未
覩兮矧其出適應乎亨嘉之辰欽惟皇上兮父母斯

民法古為治兮文並聖神致中和於天地兮霽六合
以同春甘露湛兮四海和風翔兮八垓獸木狝而禽
不猶兮取瑞物之駢臻爰是麟之生於南溟兮知有
吾中國之聖人謹入貢而拜獻兮蹠蹠乎儀於九重
之宸彰至德懷述而致瑞兮竄憚乎跋履之辛表昭
昭之異象兮灼有証乎格物之論兆萬世太平之應
兮廓宣朗於人文信軒轅在數兮成康在郊之可倫
蹇不求而自獲兮初何心於九真仰聖德之至寶兮
方務學於謙勤欲四三而六五兮監盤銘之日新蓋
深有望於瑞世之人物兮作左右之臣鄰

梅花賦

周旋

亘古亘今之世運一闔一闢之乾坤朕兆固極坎北
無垠四時遞轉厥始惟春為四德之元首體造化之
至仁少是司令勾萌馭辰於是群卉甲拆發舒寅津
敷榮茁秀鬪美呈新穉綠葱龍而可悅治紅穠麗以
豐勻雖萬千之品彙咸承恩於化鈞舞袖步障誇金
谷之景雕鞍繡轡鏡維陽之塵一國如狂而翫賞九
衢羅綺以繽紛是物玩而縱逸皆逐妄而迷真倏忽
顧景祝融耀輝南薰煖暄萬類華滋時則有海榴萱
草蘭蕙荷葵綵錦雲之郁靡含金萼之歲誕濂溪羨

香遠益清之可愛太液誇豈如解語之尤奇駒陰隙
過兔走烏飛青皇稅駕流火西馳光景瞬息尋收屈
期商金用事玉露凝珠聲動歐陽之賦情關宋玉之
悲群芳搖落衆木離披時則木有蓮錦錠甘菊金舒
艷錦官之百雉擅却林之一枝雖暫榮風霜之際詎
能耐久而待時若乃權歸顛項令屬玄英天地閉塞
水雪嚴凝舞六花之玉屑堅三尺之凌冰萬物改觀
山骨峻嶒魚潛不躍鳥噤無聲藍關之馬不進灞橋
之詩未成金帳淺斟兮酒懷放浪玉堂淪茗兮詩骨
伶俜迴視向日之妖艷固不失態而喪情時有廣文

先生博通物理目覩榮枯感歎不已浩然太息曰草
木無情有若是乎越乃信步林垞從容杖履涉勝窮
幽究其所以訪徂徠之大夫叩淇澳之君子莫不偃
蹇輪囷憔悴委靡於是摩挲詩眼聚精會神徘徊野
橋之曲睥睨清溪之濱忽覺萬玉炫目幽聲襲人幽
姿挺乎冰雪勁氣超乎松筠秉歲寒之節操鄙埃壘
之薰塵一枝破臘萬卉讓春晴昊繁華推少陵之豪
邁暗香疎影仰和靖之清新滕六為侶霜娥作隣翠
禽偷眼而欲下粉蝶斷魂而莫親出則金馬玉堂以
大用處則竹籬茅舍以棲身情良工而摹寫惟光景

而逼 則特見其隱之晦而未觀其用之伸焉至
若茄鳴玉塞笛弄江城奏呬鳴之三調即飄墜而滿
庭舞蝶翅而無力嗅魚鱗兮不腥風韻暫輟嘉寶告
成犀浦兩肥兮曹軍因之而止渴傳巖叶夢兮商鼎
藉之以調羹說繇之而大用操從此而幸興夫如是
得非姪媚於一時者不可以並而凌寒獨秀于嚴凝
之景者宜使予品評者乎先生感歎既已旋迹草堂
假寐而息渺焉若有一人玉骨冰肥鳴瓊瑤之佩披
五銖之衣香氣旖旎趨走坐隅揖而言曰僕乃羅浮
隱逸慶嶺清癯守高標而自適勵素志而不移惟貞

惟白不磷不緇自水曹之既往幸處士之見知寂寂
千古賞音甚稀何今日之邂逅蒙眷念而不遺極情
品詠光貴林扉於茲叙謝願致一辭先生胸蟠錦繡
效唾珠璣請重為之品藻成一段之瑰琦繼廣平之
賸續六橋之詩罔俾唐宋之英傑徒擅厥美於前時
言既飄飄而往杳然無聞惟覺風露颯異香郁如
芬嗟亦平生之奇過焉可自託為不文遂操觚執翰
勉為效顰乃復為之歌曰孤高節操冰雪芬歲寒凌
厲兮貞而剛檀心玉骨兮恒且香玉龍鑿戟兮那復
降托 壤兮雨露恩光挽回晚律兮醞釀春陽毋

庸投 林壑傍傍調和金鼎兮登廟堂歌竟復備文
房四客曰剡水瀦端溪堅中山穎松滋立相與次為
韻語書於濂溪後裔正心之軒

聚奎堂賦有序

聚奎堂者小師建安楊公退思之所也正統改元
春大比皇上親策天下士旋等忝預進士及第拜
官翰林既就職公於瀑直之餘率僚屬置酒宴旋
等於斯堂冠蓋雲集尊俎星羅獻酬揖讓禮數秩
然飯酒樂甚公曰斯堂之宴自修撰馬君及今四
會矣然於數君子皆有文以說其事因命旋為聚
奎堂騷夫奎文章之宿也宋德隆盛五星聚奎占
者以為文明之應自是厥後文章巨儒若韓范口
口羣大臣黼黻皇猷于上周程張朱數君子闡口

口學於下致有宋歷年久而世道亨固已徵矣矧
我夫朝列聖相繼文運引開軼有宋追唐虞以錦
萬世之治五星聚奎正其時矣如旋之輩際茲亨
運得侍大人先生相與宴集斯堂何其幸歟謹拜
手稽首而為之賦賦曰

賢列宿之懸象兮孰司文章中婁璧而爰處兮奎燁
其光辰降婁而炳炳兮于此四方二八勾連兮明珠
焯焯與天為體兮靜而有常羞相比而同朗兮迴映
文昌彼辰星之與熒惑兮恒順逆而低昂矧歲鎮之
與太白兮亦遞速而運行昔宋德之隆盛兮和氣致

祥五緯於斯而聚兮絢綵聯芒平接秦階兮昭回銀
潢其占伊何兮天下文明紛賢才之輩出兮顯若珪
璋補衮職而黼黻兮韓范甌王衍洙泗而沂流兮周
程張朱治教之休明兮厥應孔彰猗歟天朝兮世應
平康軼有宋而遠邁兮追蹤虞唐文德誕敷兮文風
振揚休徵屢臻兮和協萬邦維茲郊藪兮麒麟鳳皇
太平昌期兮綿國祚之靈長揆厥從自兮有元老之
贊襄文宿羅兮心胸學海豁兮德量寅亮天地兮變
理陰陽周密機務兮柱石廟廊壽斯文以介福兮令
口口望示矜式以迪後兮人紀人綱將追蹤於稷契

兮口近古之可當傑直之暇居處斯堂思補過於重
瞳兮中心徨徨翳斯堂之高明兮厥土維剛宜華棖
而藻稅兮匪文杏以為梁詎緹樞而甕牖兮不綺疏
而雕牆乃集瀛州之仙兮聲玉珮而鏗鏘兮大官之
珍羞兮羔豚膏薌給天厨之良醞兮玉液瓊漿嗟予
小子兮一介儒生忝登名于黃甲兮青雲翱翔荷至
恩於聖皇兮濫職文場幸追陪於名公兮玉陛趨蹌
蒙不鄙而接引兮與文會以徜徉既醉而歌太平兮
沐膏澤於吾皇仰元臣之應奎兮信國士之無雙偉
群仙之畢集兮願摠忠而効良鄙人文以宣朗兮寔

協象於穹蒼

溫州

古木寒鴉賦

周旋

惟安易之山兮秀拔乎東海之壑何毓奇而儲異兮
偉人生於其間鬱奮木之森森兮永固而深盤匪一
世之封殖兮亘奕葉而當軒甘露時雨兮既濡以溥
嚴風凜雪兮不瘁而藩羗從聳壑而昂霄兮曷窮其巔
凝黛色之葱蔚兮泥泥團團歲云莫兮江天寒羲和
駕兮薄西山絢霞彩兮浮紫烟藹嵐光兮黯長川有
鳥名鴉兮厥羽惟玄擇人而依兮其群孔繁接翅兮
蹠躩紛飛兮後先覺啞啞兮雜以喧咏有食兮飲有
泉枝崢嶸兮棲息安彼增繳兮不汝干翳惟知所止

古

不

賦

其智則專報告凶兮俗所傳集戰架兮官北遷尾畢
逋兮盤以旋予佇立而凝睇兮蹇有感乎中涓悵爾
鴉之感若兮亦率性之本然蓋天機之流動兮不獨
昭著于魚鳶

江心賦

王光蘊

惟東甌之肇域環九斗以鍾靈雄山水於佳郡志幽
勝于圖經相茲海上中湧化城屹迴瀾兮砥柱宅鮫
室兮滄溟我兩峰兮對峙貫川流兮孤嶼攸名緣歛
師之演法化龍藏而為陵其東則扶桑浴日望渺蓬
瀛靈崑螯立挂綵雲凝其南則城闌萬井百雉天平
吹臺掩映笙鶴時鳴其西則群峰秀簇甌嶺霞頰飛
鳧浴鷺夕焰波明其北則永安屏展羅嶠浮青千家
烟樹綠遍芳河挹長江于天塹噓寶界之衛成信炎
洲之絕境埒金焦之齊稱占恒河以住世籍邦為梵

宮海天澄其上下浮圖樹于西東為殿為閣輪奐鬱
葱若浮若杙浩蕩晶滙址盤神魚之負阿翔飛鳥之
翬範揚三軍之積陰團萬木之叢疎鍾覺乎彼岸慈
航渡于閭風窈窕旋於迴壑微茫漾於太空寄窮海
國妙奪天工即品題之標異揆賞嗜之攸同彼康樂
兮五馬亭孤嶼兮謝公追少陵兮絕唱弔文山兮孤
忠駐宋蹕兮信宿觀碧宇兮猶籠地因人以表勝遂
流聲於寰中嗟人生之寥廓感駒隙之匆匆納須彌
以芥子委大化於玄通美靈區之天作乃賢哲之邁
逢脩百廢於羸羨燦物色之鮮濃更名流之載筆群

重

播咏于詩筒若夫春陽熙熙江籬萋萋林花眯目重
冠振衣飛香散馥杯酒淋漓則祇園之幻景也洪濤
歎激馮夷御風騰螭落雁掣電飄蓬驅馳海若倏
鴻濛則覺海之駭觀也霧斂雲銷月明千里萬頃玻
璃碧天如洗塔影中流憑欄徙倚則蓮臺之妙界也
玄威栗烈千山飛雪玉樹珠輪寒江皎潔百炬夜然
霧光殊絕則西竺之莊嚴也烟雨蕭蕭四顧寥寥孤
浦錯落細網輕船須臾爽霽漁歌招搖則劫岸之靡
波也材官水戰金鐵交鋒岐亭帳別陽關互聲擘紜
聚散泡沫風萍則迷津之滄障也繫四時之殊候兮

憤

紛萬象之參差，羗過目而銜竒。兮舉中川而萃之聘，
幽玄於曠覽兮，將動靜之咸宜。睇蓬壺與弱水兮，率
杳漠而難期。抑山靈之所秘兮，寄神想於終疲。快茲
丘之孔適兮，橫白露於中湄。隔繁華於泗水兮，一折
葦而可跂。翹蒹葭於極目兮，睠彼美而興思。溘吾游
之有託兮，豈徒侈夫翫時。擷渚蘋以爲羞兮，紉擗蘭
而爲縞。懷忠貞而振薦兮，庶仰止之在茲。聊抒憤而
激詞兮，意川靈之我知。亂曰：大千世界，何廣輪兮。山
河城市，幻塵劫兮。金沙現海，砥狂瀾兮。九斗作供，開
淨土兮。雲樓雪殿，儼人天兮。古今瞬息，嗟浮漚兮。佛

從心做豈摩訶兮，釋緣儒顯胥聖哲兮。廬山鍾魚藉
修名兮，垂謨憲世洵無量兮。我言玄覺藏名山兮，川
流泱泱聲與長兮。采風扶勝將有選於斯兮。

退

醉賦有序

邵建章

蓋聞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夫禮取合懽亂其流
弊賓既醉止得無過乎乃若遠古醇悶悶其實醉也
也其實則醒暨乎末世斷斷察察其似醒也其實則
醉醉醒何常醇漓攸判願為古醉毋為今醒連引大
白抽毫而賦之其辭曰

粵昔綦隆明良交泰君言錫爵臣頌既醉亦有湛恩
禮異數稀在公載宴不醉無歸請陳醉德往牒攸記
不覩厥害但夸厥利有晉公子播越異域湛溺宴安
迷替治色臣謀醉以潛逋主未醒而復國楚王高會

滅燭絕纓與衆偕樂疇惜傾城假寬恩於醉客竟報
重而身輕淳于滑稽微言哆哆鄉閭會聚雜坐士女
一石竟醉顏網壞紀君悟徹樂齊國大理荆卿燕市
慷慨悲歌眸相眊憤激良多酒徒一別單車臨河白
虹貫日易水增波復仇洒耻遑卹其他巨蟒伏澤毒
蝮蒸雲亭長倚醉電掣虵分哭老嫗於中夜埽六合
之妖氛平陽相齊日餒醇耐醉不事事尊師益叟和
狂卒以歌呼爰清淨而不操朱虛行酒耕田醉歌殪
諸呂於樽俎定炎漢之山河若乃臨邛重客縱飲豪
門醉揮綠綺閨艷宵奔追當壚之逸軌宛風流之猶

存孟公酒俠投轄留賓罔恤期會兀傲公卿王生嗜
飲後車醉呼渤海辭讓明王嗟吁一石偉量復有蔡
公道傍酣臥人號醉龍康成儒者一斛靡困氣吞本
初語折伸遠景山卓犖高情逸性苛禁罔拘時復中
聖典午紛擾八達七賢脫擺羈韁錫詠流連或頽玉
山或卧鄰甕上頓自題解醒調眾醜穢頰露挽歌相
送咸韜精以理始斂機類於醉夢是以古來聖哲經
權相濟託酒全真以醉避世一歲太常三日僕射狂
藥孔甘鮮能知味別有襄陽山公酣飲習池銅蹄齊
唱顛倒接羅修竹篠之盛事嗣高陽之芳規柴桑梓

率真浮沉田里宜傾倒於濁醪竟攢眉於蓮社參軍
狂客戲侮桓温假醉眠以落帽奇酒趣放微言無功
待詔日給三升信良醞之可戀托醉鄉以留名逮乎
開元俊士飯中入仙眼花落井醉裡逃禪三杯五斗
草聖卓然並皆沉冥翹葉醉態翩翩其英爽而磊落
吾獨貴夫青蓮方其宿醒未解內詔俄傳裁清平之
麗藻帶微醺而握如椽驚至尊於殿上走巨壻於階
前恣醉狂而不禁竟駕鯨以昇天爾其金屋春融嬌
娃睡足肌染胭脂臉暈紅玉靚朱顏之微醺知酒力
之非薄藹和煦於房闥長奉君之觴爵俄而朔氣嚴

凝同雲飄霰駐暖金杯避寒寶劍帳捲流蘓淺斟微
燕粟膚散而耳熱似冰霜之見睨至若并涼秋高蒲
桃初熟壯士鯨吞迷離雙目顏如渥丹氣凌賁育賈
勇行間逞雄馬足拋醉臥兮沙場翻梁州之新曲若
乃朱第瓊筵鳥履交錯越艷荆姝絲肉互作釋忿解
紛醕酌相屬甘沉醉兮何辭競模糊而大嚼斯時也
何煩倚平泉之奇石乞大官之柘漿陋三閭之獨醒
希尼丘之無量彼商辛沈酒豐侯盤荒仲殊罵坐次
公酒狂恣睢淫溢自取憂惶醉名則似其實則亡吾
宜飲太和以鼓鬯扶醕醕而登虞黃乃乘醉而歌曰

體冲融兮極歡虛意窅冥兮天之徒銷夙慝兮湔積
辜汰醜粕兮游虛無醺醺兮飲高掌之沆瀣陶陶兮
浸灌頂之醍醐客尋聲而和之曰相將兮飲醇形神
兮相親中山兮千日白墮兮經旬蘓沉疴兮通鬱塞
養營魂兮延千春我所願兮長醉君當恕兮醉人於
是主人提壺而起覆杯而謳重曰恣拍浮兮築糟丘
號醉翁兮謚醉侯如何不醉心煩憂濁醪有妙理與
子結綢繆

悼破鏡賦 并序

邵建章

余得一鏡徑可三寸許背純綠間露朱點款識剝
蝕不得辨客曰此贗古物也翡翠丹砂工飾以欺
世者余弗能難用之十餘年不加拂拭瑩徹如初
余始珍之携以自隨一日居郊園悞墮地碎矣視
斷處殊漆深入本質存者僅一線耳此詎可假為
因悟向者容之皮相且自媿鑒賞未定也嗟乎物
必待碎而後顯為物者不亦難乎因作賦悼之
夫何一寶鑑兮體圓潔其如斯規乾象以樹範兮式
貳曜之昭垂采赤堊以為質兮又復糅以裏䟽索洪

鑪以鼓焰兮鎔神光之陸離既出冶以淬礪兮皎冰
雪以呈姿背重郭以錯繡兮忽隱起夫蛟螭備群物
以肖貌兮間羅畫手干戈悅軒轅之遺製兮何剝蝕
之已多蒙青苔之滑潤兮雜藻荇以含波漏明星於
碧漢兮分丹的於靈砂豈斂迹於泉壤兮同托體於
山阿類金碗之復出兮似獄劍之重磨羗十襲以護
持兮每相向而笑曠何客喙之譁張兮曰告予以弗
真飾今質以貌古今汝寶受夫汶汶固衆工之善詐
兮翳時俗之不敦欲舍旃其未忍兮中然疑乎斯人
且蘊積而藏諸兮時啟篋以相親久閱歷其如斯兮

固詞鑒

曾弗翳夫埃塵宛明月之在握兮夫固世之奇珍集
纂組以為囊兮繡芙蓉以為帶琢璠璣以為臺兮仍
綴之以衆貝乃婉孌其彌篤兮悵物數之難常倏輪
影之墜地兮俾精魄其銷亡肆傍徨以擘腕兮猶彷彿
其餘芳何盈虛之互伏兮亦忽成而忽成兮冀剗
其無虧兮咤美好之不祥懼妍媸之中眩兮冀剗垢
而磨光洵內始其澄澈兮違恤夫斯世之雌黃亂曰
明燭煌煌邈難企兮援物徵性鑑止水兮炯炯不昧
何今古兮合散靡恒物誰主兮我思古人惜著簪兮
抱影熒熒惋空函兮形分神留光難掩兮吐展微辭

爰志感兮陋彼秦人貴昭瞻兮

祝

公

國

慎江文徵

卷之三

制

趙汝愚轉大中大夫

陳騏轉通奉大夫

余端禮轉通奉大夫

皇后父韓同卿授揚州觀察使

皇后母某氏贈某國夫人

兵部尚書羅點母繆氏封齊安郡夫人

安定郡王子濤遇慶典恩轉官

宋陳傅良

鄭僑明堂加恩

黃裳封普成縣開國男

黃裳兼侍講

黃繼除將作監

張杓知建康府

梁總除刑部侍郎

陳駿曾祖贈太保

陳駿曾祖母贈福國夫人

吳澤等職事不謹各降一官

曾三聘除秘書郎

李嶠 太平州

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張師顏落權字

京鏜兼侍講

吳挺致仕

郭杲除宜州觀察使

閻仲轉忠州刺史

尤袤除禮部尚書

黃裳除給事中

倪思訪脩壽皇聖政特轉一官

鄭汝諧奉使回特轉一官

浙江潮神加忠靖二字
黎崇禮特補迪功郎
耶律造哩贈官
郭棣贈承宣使
葉適除太府卿
徐誼知臨安府
薛叔似除權刑部侍郎
木待問除煥章閣待制
許及之奉使回轉一官
倪思敘復朝散大夫

慎江文徵

卷之四

詔

慶元改元詔

冊

進封皇貴妃冊

進封順妃冊

咨

追虜迎駕咨

諭

宋陳傅良

明周一奎

宋薛昌宋

諭西番

表

明孫詔

代郭守賀元圭表

宋周行己

池州到任謝表

宋王十朋

夔州到任謝表

賀壽皇聖帝表

宋陳傅良

賀重明節表

謝賜曆表

除淮西提舉謝表

蘄州到任謝表

宋葉適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進御書表

擬宋頌九經州縣學儒臣謝表

宋釋師可

明侯一元

溫

冊文

進封皇貴妃冊文

周一奎

制曰朕惟三靈孚佑聿開樞電之祥六服協推爰正
軒龍之序瑞鍾女士祚襲子孫駿澤既頌於海隅鴻
章宜賁於宮掖咨爾恭妃王氏蚤膺妙選久侍宸闈
柔嘉允輯令儀淑慎式襄內治始叶占於禘祀元良
之國本以貞屬衍緒於青宮長發之璫枝方茂惟天
克篤爾祐惟爾克承天休是宜茂進鼎封增重震器
茲特遣使持節晉封爾為皇貴妃錫之金冊金寶於
戲曠典遂巡于數載待時而行嘉儀肇錫於一朝普

冊文

天同慶爾其恭勤益懋祇畏愈加永綏後昆式昭朕
命欽哉

進封順妃冊文代

周一奎

制曰六寢備官贊后勤以宣化列妃應象廣胤以昌
禧惟多男嘉協華封斯淑媛光膺應茂錫咨爾李氏
柔嘉為質淑慎其身及笄則蘭亭雖離令儀蚤著在
御而霄征肅肅順德孔彰禎已叶夫熊羆秩宜晉夫
禴翟茲特遣使持節封爾為順妃錫之冊命於戲徽
章載貴揚桂殿之清芬華序聿新示椒房之渥寵爾
其恪遵懿範益懋恭勤祇服隆恩永綏慶祚欽哉

咨

追虜迎駕咨畧

薛昌宋

巨蠹擅權姦人誤國遂使金虜再犯京師二帝蒙塵
萬邦哀痛比者大元帥康王檄已發兵追擊乃涉兩
甸之久尚稽回駕之音王命勿通人心愈切去危即
安正在今日惻斯忠義全藉群臣亟請移軍乃為報
國伏乞湖州使司徧榜州縣轉牒施行

祝

不

諭

諭西番

孫昭

惟我皇祖并合海內日月所照莫不奉德陳獻方物
乃茲西番則嘉其款順創金牌之制督差發之役歲
遣憲臣專營其事嘉靖甲寅予小子謬以承之乃遵
闕隴至於南安以歲五月入于洮自西津以南曰列
咂諸蕃人各如期至圻師畫館僕人禁路圍伯司
牧監兵設營籠厥玄黃各展其物輯瑞既同誕播嘉
命各循其共有差六月浮于渭達于河自積石之東
曰臥藏諸蕃人各如期至凡百如洮儀七月浮于河

國

况

西番人即何賴于爾
已番人眾渠酋莫不
匍匐爾
予其改

達于西寧自青海以西曰申中巴哇諸番人各如期
至儀如幼既奏功乃檄撫夷等官召其渠酋鞠之令
曰我天朝扶天闡開地垠靡有遐邇志降禔福不遺
爾亟拜乃分命參守等官陳之誓詞曰惟爾西番人
各守爾疆域毋戢於爾常則恒資于汝敢有不恭敢
有不天之罰罔攸赦衆渠酋莫不悚股以待命乃進
邊備等道申諭之曰皇恩湛濊則不可測既其大賚
汝不殄爾法門于洮則崇教寺于河則弘化寺于西
寧則瞿曇寺寵以鉢服畀以旛蓋錫以山川土田天
威曲從特有加焉爾西番人匪藉是殖其何以底于

生眾渠酋率其群醜西向撫指若崩厥角稽首承突
以奔復歸其毳幕無勞師費糧以勤事遠畧玉門不
謝內外又寧時惟我皇祖無疆之休於繹思

通

表

代郭守賀元圭表

周行已

帝德升聞天心克享肆申休命誕錫元圭躬受路朝
禮備一人之慶恩覃寰宇歡同萬國之心矧在承宣
尤深忭蹈伏以禹功不伐堯道無為洪水既平庶土
咸正歌乃九功之敘弼于五服之成四海會同萬世
永賴嘉乃丕績惟汝之賢告厥成功時帝之克歸美
報上代天錫圭十有二山為州之鎮尺有二寸法天
之時上有雲雷蓋示聖人之澤下無琢飾又知天子
之金色應天元驗為禹物數非周制益辨堯時歷年

祝
公
祝

千百而無聞遇君三五而後出恭惟皇帝陛下行帝
之道則天之明協和萬邦而人文化成光被四表而
嘉休游至粵有瑞文之應於昭鎮室之祥景命自天
元功惟帝群臣三請彌彰克遜之誠優詔屢頒俯聽
僉俞之議乃協迎長之日大申展采之儀端冕當陽
握符御極膺乾篤祐煥八寶以維新卜世延洪符九
鼎而永固臣幸逢聖旦逖竦鴻徽匏繫周南莫預軒
墀之拜舞葵傾闕但瞻雲日之高明

進御書表

釋師可

夙奉宸章仰日星之有烟屬脩帝典煥綸綍之旁求
敢馳寵錫之珍僭伸入獻之敬竊惟徑寸之珠豈久
沉於合浦連城之璧不終韞於荆山必有光華爭觀
遠邇矧前聖心畫之粹詎偏方藍宇之私非口口口
曷照盛美恭惟高宗聖神昭仁武文憲孝皇帝知周
百物德合二儀聖如孔子之多能文若帝堯之益煥
當六龍之再造肅萬乘以時巡乃踐東甌俯臨孤嶼
覽清輝之凝遠擬馳瀛海之觀愛麗日之浴光默動
咸池之想因大書而玩意遂不朽以標名眎相國之

寶奎獨傳家法較上清之御額同出天威內增陋剝
之先外聳棗林之聽粵從肆筆累 欲上達以
無階第珍藏而惟謹恭惟皇帝陛下業遵鴻烈志守
守燕謀將以鋪張聖考之弘休將以揚厲中興之偉
蹟爰博搜於遺札俾昭示於信書凡有見聞悉切舞
蹈臣躬承灑掃 焚脩望帝闕之森嚴緝瑤函而
恭進 金像難誇萬物之奇河雒圖書莫擅人間
之瑞匪僅彰先皇翰墨之妙抑亦顯清眾奉襲之勤
數十年之晦復光於斯千萬世之傳自今伊始彤函
玉軸用將北面之誠鐵畫銀鈎更益西清之富

慎江文徵

卷之五

牋

除華文閣待制謝皇太子牋

宋葉適

受玉寶賀皇后牋

啟

謝郭茂恂運使舉充幕職啟

宋周行己

謝鄆帥王待制辟司錄啟

賀湯司諫啟

宋王十朋

賀梁司諫啟

上汪中丞啟

賀胡經略被召啟

謝宰相啟

謝潘安撫列薦啟

回宋尚書啟

賀劉殿院啟

謝當路啟

賀周左相啟

賀戶部丘侍郎啟

賀范提刑啟

宋陳傳良

上操江都院啟

賀魏中丞啟

謝李總漕薦啟

明王繼明

劉康祉

慎江文徵卷之五

牋 啟

謝郭茂恂運使舉充幕職啟

周行己

分曹屬郡漸昧官箴第課外臺濫塵薦牘名浮其實
愧甚於榮竊以黜陟為天下之至公去就乃儒者之
大義世道既喪人偽益滋上罕狗公滅私之人下多
後義先利之士假茲名器作為福威繇是開請託之
門寢以長奔馳之俗口耳郵傳心面溪山嗟媚寵之
皆然信踰牆之可賤士風至此吏道何觀幸遇非常

謝

茂恂

之賢思草既久之弊覈實才而矯舉拔寒俊以明揚
權利莫回英能並出如某者拙無所用愚不可移喙
嚶徒志於古人踽踽何為於斯世無他學術任有時
乎為貧畏此簡書疾不知其為政猥多賴寵獲是偷
安依馬帳於三餘晷孔門之一閭惟羞不職敢歎徒
勞既煩言之屢興亦胡顏而久處鹿埃歲月夢寐江
湖掩黃卷以長謠望白雲而增慕攬衣竊歎撲被興
懷居然不堪之憂負此宜去之實未蒙沙汰更辱袞
褒此蓋伏過某人推舉直錯枉之心致事君以人之
義激揚士類羽翼教風謂靜退者或有弗為而貪冒

者無所不至曲收獷介之善覲懲澆競之風顧非其
宜奚取於是謹當益充其學勉副所期監鄙夫患得
之言守君子難進之節修身俟命惟不愧於斯心行
道致君子難慚於往哲欲報之德莫知其他

謝鄆帥王待制辟司錄

周行己

當其失職眾所棄捐乃於窮時獨承收采義與尋常
而加重感淪方寸以彌深伏念某受數多竒居閑少
仕行不俟駕益人臣莫敢有其身出以為時故君子
亦欲行其義志雖大而無當道固迂而難逢匪九遷
之是謀亦三黜之矣悲獨志業之未就邈歲月之忽
徂亦已焉哉不作周公之夢聊且爾耳將求范蠡之
舟屬東南之寇攘蹇去留之道阻迤邐多故流落殊
方百感病生千金散盡苟將免死孰不為貧方滯念
之紛如遽嘉招之俯及捧檄而喜載懷三釜之悲承

謝

况

命即行敢負百金之諾此蓋某人懷忠信而近厚敦
故舊而弗遺欲四海之舉安况一夫之失所激頽風
於難進拔寒流以事君雖匪其人蓋亦有意老而彌
邵勉吾信而未能窮且益堅冀民安而為報

上操江都院啟

王繼明

清
卿月騰輝廊廟重分猷之寄台星炯炯昭江淮推肆
之風樹畿輔之干城肇東南之鎖鑰茶惟某官星鍾
說德嶽降申賢文名百代藝稱名世宗工才振八紘
瑞協昌時耆碩惟宵旰留都為心腹故節鉞專外
聞為襟喉十萬甲兵富於樽俎半壁天下藏諸運籌
潢池赤子業已措於綏安巨藪綠林勢自窮於撲滅
舟師破浪絕島之蛟蜃潛踪水卒凌波遠與之鯨鯢
屏喙烽烟載息和風與碧漢同清刁斗不鳴夜月並
澄江共皎擬勒鴻勳於彝鼎允光駿業於麟圖職

外郡臬垣分秉中臺節制望雲霄而展素耿懸獻曝
之衷仰台斗以抒忠莫罄傾葵之願伏惟電鑒無任
冰兢

賀魏中丞壽啓

劉康社

圭律迎長壽域弘開於幕府極星應瑞祥光永繞於
中臺茂齡隨日晷以俱增繁祉並陽春而續布歡騰
闔部慶洽群寮恭惟明公業駿四朝人龍累代本星
精而孕質學貫天人依日角以揚光勳彌上下帝嘉
良弼具盍梅舟楫之司朝倚元臣副釐保撫循之託
秉六廉以察吏威欽烈日秋霜飭三事以和民共慶
薰風膏雨玉衡杓轉正當時祉之辰海屋籌添恭遇
睽弧之旦益三時得冬而成歲特鑄異人况七日來
復以亨陽俾扶泰運大年若彭祖歷陶唐殷周悉頌

賢臣天壽如名公閱文武成康以為太保光浮南極
色動西江某幸際熙時溯瞻德履效華封之祝寶媿
缶鳴上老子靡將芹悃伏祈鼎司游陟晉鏞膺純嘏
億萬年自此皆得祿得名之日中書廿四考從今並
錫祚錫胤之秋

謝李總漕存啓

劉康社

三載曠官深媿鉛刀之一割九霄噓刻幾同敝帚以
千金喜溢過情恩隆軼格恭惟明公文武兼資神明
獨運擎天力大精誠開太岳之雲洗日心勤隻手挽
滄溟之水屬羽書之旁午徵兵策餉望外運以濟燃
眉藉憲令之重申輓粟飛芻轉積遞而成迅局萬艘
雲連淮濟如有神力護呵千箱露積京坻總是巨靈
擘畫帝嘉殊勩國倚元臣猶以扶持宗社之心為培
植人才之計權參造化鑄彝鼎不却瓶罍設彌天羅
鳳麟併毛羽如某夙宵無補即躬親漕艘不過矢頂

踵冀報恩知拮据何功即日歷江干亦惟履冰霜式
遵憲度距意以夔相而被文錦忽發響於宮商本弱
柳而荷生成遂滋榮於雨露怨尸殮之積戾鏗竭蹶
之微勞昔趙清獻之提衡執手幾失於茂叔韓昌黎
之入幕感恩始許夫徐州職何人斯獲徵是幸寸衷
徒結自知無德能酬尺牘是伸惟有此心可矢

慎江文徵

卷之六

策

文章

守令

上舍試策

守地策

水利策

策問

天象

溫州

宋陳傅良

宋王十朋

宋王十朋

宋王益大

明侯一元

宋王十朋

地理

五行

尚書

爾雅

形勢

理財

兵制

祭祀

先詩

師友

六經

春秋

宋陳傅良

守地策

王益大

臣聞故鄉之歌帝者不免懷土之念小人不忘彼其
 丘墓之營非一祖宗之積也田園之樂非一朝夕之
 謀也一旦束裝以遷襁負而去豈其情耶迹所敗亡
 蓋在於山寨人寨之不守也為今之計莫若使近水
 之民皆居一寨近山之民皆居一寨然或者謂水寨
 外無重城內無堅壁賊兵暗渡何以禦之不知設水
 寨之秘法淺則有伏牛暗犍可以破敵之樓艦深則
 有草拉麻纜可以挽敵之舟楫浮則有綿穰稻桿俾
 敵舟之來車不可踏檣不可搖沉則有鍾錐浮鈎俾

敵舟之來淺不可移深不可去蘆葦牌柵阻於撞竿
斜樁則因風縱火之術敵不可施而我可施浮明坐
鼓阻於闌河截波則流火浮箭之術敵不可用而我
可用法凡二十有七件件畢備而敵人無可通之路
矣或者又謂山寨上無井泉則嬰藏桶貯之水不足
給旬月下 平坦則木耒石砲之具不足歷久遠不
知設山寨之祕法取竹為 透竹為筒可為儲器而
天雨之水既得留藏曲木架為斷木為車可為汲器
而山泉之水又得傳引陰崖石窟可以種水而浸潤
自生合槽埋木可以傳水而 漬不絕慮糧食之難

運則有糧船斜車以濟人力慮賊寇之易至則有浮
木溜脚以絕人逆而又燒土為門以破皮笠擊石為
彈以破頂板硬弩之外又造輪脚城使敵兵可見而
不可近強弓之外又造輪箭車使敵矢可發而不可
及法凡三十有六件件畢備而敵人無可破之術矣
曰者國家注意於海泗 濠之地而淮南之地反不
注意究心於唐鄧陳蔡之區而襄漢之區反不究心
故大兵表驅於前而彼適得以躡我之後諸道並進
於北而彼反得以觀我之南老幼流亡城邑殘毀遺
糧棄草皆敵之贏餘流馬奔牛皆敵之輜重豈不重

可痛哭耶臣愚欲望朝廷行下兩淮州軍每一寨置
寨官一員合備補資秩以為之主每十寨置寨將一
員令係省特差以為之督各率其民依山水二寨成
法脩治於官無廢於民有益庶使沿邊之民或有緩
急各無流散之憂而義勇忠勇等軍安於戰鬪而無
老弱妻孥之患矣

水利策

侯一元

夫立事之要有四一曰知務二曰任職三曰審計四
曰課功是故能知所重而後功可崇也能勿掣肘而
後名實可副也能不見小利而後利可興害可彌也
能無玩愒而後有終可期也四者政之急務也徵治
水而已然而治水其大者也夫滇南水利於天下猶
之彈丸黑子也然而滇之人非穀不養穀非農不入
農非水利不植聞之曰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有血
氣一指之搐一蹶之輟固亦仁人之所隱也執事幸
憂之而以問愚愚請先論古今之所以異者而質以

後世

血

芻蕘之慮可乎夫自禹陂九澤以來三代之君蓋靡不以農為急而其臣曾莫以水利稱者非無其人也誠以神禹之功灑沉澹矣施於後世賴之故抑後世鴻水非徒已昏墊也亦以興溝洫興溝洫非徒灌溉也亦以殺派故禹之稱曰盡力溝而周官稻人亦曰溝以蕩水澮以瀉水則九州之地何者非穀土土之所漸何者非水利乎自秦開阡陌水利乃興於是史不絕書以為偉績章氏俊卿所謂名生於不足者也究而論之非獨鄭國史起鄧晨白居易程上元爾也也李冰文翁之於蜀也鄭當時白公之於渭也番係

之於汾也莊熊羆之於維也趙充國之於鮮水也皆其著者也節父張闔之於晉也刁雍斐延攜之於魏也雲得臣李襲稱之於唐也倪寬因於鄭國杜詩因於召信臣王景劉義欣因於孫叔敖許景山因於蕭何或襲或創或微或鉅雖人自為制地自為制而其疏導蓄泄之宜夫固三代溝洫之遺也我國家撫有滇土漸之文教鎮之重兵兵之屯者什七以耕什三以肄其恩厚矣其慮深矣為兵慮也爰有屯田為田慮也爰有水利為至密也夫何近年以來軍政稍弛什七者耗什三者斂乃有如明問所憂水旱者何歟

是有說也夫曲靖之水洱海之旱患之久矣而未聞
有治之者不重也今有司所重乃在夫藏府貯積
權盈縮泉布出入徵輸緩急之間即自詭以足國裕
民之理盡矣而曾不知其本其說在任氏之害粟也
昔者漢楚之際豪傑爭居金玉任氏獨害粟也而粟
貴則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富豪傑以貧此不知務
之患也蓋金玉者以權粟而非所以養也今誠有知
粟之重者則必相務於穡而水利從此興矣故曰知
務為急也夫國家之於水利重矣東之以憲臣籍之
以專勅并屯田職之以令於有司以彼其權之重且

專也以治區區之水而有不治者何也官侵而令不
一也蓋有司之水利有分職而職憲者不得專其子
奪廢置則不能以引繩而責之功屯田利孔奸所窟
也職憲者司其入而不得司其出則不能以稽售偽
而杜之弊其說在宓子之請書史也昔者宓子令單
父請善書者二人書則肘引醜則怒之書者以告魯
君曰子賤以吾纓車父也命毋徵發而單父治今誠
能以治水之官治粟之吏功罪之子奪倉廩之出入
悉挈而還之東憲之臣則職不分責不諉以治水而
水治矣故曰任職為急也且曲靖之水前未有也蓋

諸山源水合流南盛東則東山西則直峰山東馬中
為草場舊稱荒蕪水至以流通水去以牧馬既而馬
廢不牧地聽開墾稍稍築圍然未甚也近十歲間則
悉覈而征之於是起圍徧於荒海而水之所委亡幾
矣乃始歲歲患瘵而民之黃糧軍之屯糧胥病矣及
水之盛則成決圍而圍田亦病矣夫其所為病如此
治而愈之非難也而有不能者蓋有二焉官不能捐
稍入之利而武弁豪右屋穴其間者倡為成功之說
忍而不能去其說在龍介之論決蹠也夫係蹄得虎
而虎決蹠非不愛也不以蹠故害其軀奈何其以小

利害大事也謂宜博詢利害即不甚除猶當先其甚
者去之官減其額歲歲稍除期以水不為災而止可
矣故曰審計為急也洱海之旱非他也梁王山之水
分流而下者故皆有壩蓄之諸甸今略已湮廢而青
海周官海之流亦罔儲蓄以故一遇恒暘赤地千里
而莫之救也夫陂塘蓄泄前人經營以為水計慮者
甚悉也其始之稍廢以補苴易矣則廢而任之以至
以至於大壞而有司者猶莫以為意其說在醫師之
論解休也夫解休之為病也脉理縱緩神氣不攝無
疾痛之急旦暮之憂而甚害於身玩愒者亦然苟以

避擅興之嫌偷恬靜之譽需秩滿遷次則去之耳後
來繼今者又復盡然非課以章程厲以誅賞此病不
除故曰課功為急也夫知務也任職也審計也課功
也四者治水之要也此非愚之言也嘗徵之古矣夫
九官熙載禹稷為烈何也則以禹治水而稷治粟也
鄭國在秦則關中沃野遂無凶年李冰在蜀亦沃野
千里號稱陸海波寧無雨暘天時之虞哉誠以地利
勝之也此知務者也史公之歌白公之歌召父杜母
之歌蓋民心也隸稱召伯頌起新豐渠號右史則士
譽也興化之民至乃以范為姓垂之子孫皆何自致

之哉此任職者也唐之世富商大賈牟利壅遏鄭白
渠者一切毀之而宋臣所陳園田湮塞水道之害尤
悉馬氏所謂徒知湖之可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
而為水也章氏所謂毫民獲豐殖之資官私享租輸
之水日增歲衍而水利之故地皆為創置之田曩之
仰水利以耕者今勝不旱溢之苦倘公上不利絲毫
之賦守令不恤民之毋惑於紛紛之議則何害
之不除哉曲靖之水是已此審計者也且禹司空也
手足胼胝召伯伯也循行阡陌王尊端坐堤上蘇軾
自呼營間若是乎其急之也今玩愒之吏徒擁符重

此諫功

內雍容堂庀曾不聞以時行水按視倉廩而以委小吏何也蓋宋時趙尚憲高懸皆以水利被留再任有功則陞陟無功終不得去如此則人自勸矣溝洫廢者也嗟乎古法不可復久矣兵農分地溝洫廢矣嘗以為古法之僅垂者莫如屯田與水利以其近之也蓋成周畝畝之制水之與水利以其近治水之人乃羨於治田一田之地至五萬夫非其重且急也先王豈輕棄土穀與耕夫哉而季悞商鞅苟且盡地力而隳經制亦惑矣然則法先王者法其近焉可也此水利之所以不可不講也雖然滇之水非獨此也

鄧川之龍泉勢將蓋州永昌之壘水河者每患淤塞其他源委當講者亦多矣且為滇患者宜獨水哉貢或非其土之任則財墮而民疲是友裘而薪也土兵之經畧文正之相繼非其制則患生於不掉是懲噎於食也推滇之水以及天下之水推滇之患以及天下之患草茅之士固有憂希文之憂以上副聖明衢室之問者是在 手者進之耳謹對

共什儀之法

一萬八千三百七十五字

每方洋八角三分五厘

葉林

大清宣統元年八月廿九日

葉林

葉林



公館

四川圖書館

131-11-10-10

張作霖

張作霖

國家教化之大惟學校書院
新修中山書院記
署溫太守楊

張作霖

繼